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

第十一回 哈公子施恩收石蟹 小郎君結契贈青驄

詞： 煮茗堪消清晝，談棋可破閒愁。閉門高臥度春秋，撇去是非塵垢。遺得一經架上，絕勝萬貫床頭。兒孫富貴豈營求，總任天公分剖。

前一首詞名為《西江月》，專道世間多少財主富翁有福不會享用，有錢不肯安逸，碌碌浮生，爭名競利的幾句話。但看眼前有等家業殷富的，偏生志願不足，朝朝暮暮沒一刻撇下利心，恨不得世上錢財，都要自己賺盡。情願穿不肯穿好的，吃不肯吃好的，熬清守淡做成老大人字，指望生出賢慧兒孫來受用，為長久之計。那裡知千籌萬算，畢竟是會算不過命，突然間系下一個傾家蕩產不長俊的，郎不郎，秀不秀，也不知斧頭鐵做。饒伊苦掙一生，敗來只消頃刻。又有一等貧窮徹骨的，朝不保暮，度日如年，粗衣淡飯，只是聽天由命，不求過分之福。那裡曉得生下一個兒子知艱識苦，並力同心，不上幾年，起了潑天的家業。俗語有云：「家欲興，十個兒子一樣心；家欲傾，一個兒子十條心。」總不如古人兩句說得好：「兒孫自有兒孫福，莫替兒孫作馬牛。」這也不須細說了。

聽說汴京有一個人，姓婁名祝，表字萬年。父親在日，原任長沙太守，家資巨萬，都是祖上的根基，卻不是民間的膏血。後來分與他的約有三二萬金，餘外田園房屋衣飾金珠之類，不計其數。這婁祝因父親過了世，得了這些家貲，仔細想一想，盡好享用過下半世，竟把那祖業都收拾起一邊，倚著有錢有勢，揮金就如撒土一般。那些親戚族中人見他手頭鬆，一個個都懷著勢利心腸，巴不得要他看顧幾分，那個肯把言語勸阻？到是地方上有幾個老成長者，看他後生家不肯把金銀愛惜，將來浪使浪用，倒替他氣不過，把他取個綽號，叫做「哈哈公子」。

這哈哈公子做人極是和氣，只是性格不常，或時喜這一件，或時喜那一件，因此捉摸不著。那些各處老在行的幫閒大老聞風而來，只指望弄他一塊，一時再摸他不著，沒奈何，只得告辭去了。他身邊只有一個人是最體心的，那人姓夏名方，沙村人氏。你看這夏方緣何得體他的心？憑一副媚骨柔腸，要高就高，要低就低，百依百順，並無些須逆他。所以哈哈公子把他做個心腹看承，有事便同商議，一時也離他不得。這夏方與哈哈公子相處，未及一年，身邊到賺有二三三百金。

時值清明節屆，對著公子道：「公子，小弟到府，將及一載，重承厚愛，情如骨肉，義若手足，不忍暫離。爭奈兒女情牽，未免欲去一看，況且清明在邇，兼掃先塋，待欲告回幾日。未審尊意如何？」哈哈公子道：「夏兄，我這裡並無相得的，然相得者惟兄一人，論來不可一刻捨去。只是久別家鄉，安可強留？只求速去速來，足見吾兄至愛，敢不如命。」夏方道：「這多在五七日間便返。只是一件，小弟去後，如有人勾引公子，去做些風月事情，決要待小弟回來，挈帶同去。」哈哈公子笑道：「夏兄，你曉得有花方酌酒，無月不登樓。夏兄這樣一個著趣的人兒不在面前，便是小弟走出門去，也是沒興的。」夏方回笑了一聲，連忙進房收拾了鋪陳，出來作別。哈哈公子便向衣袖中取出三兩一包銀子，遞與夏方，送作回家盤費。就著一個家僮替他擔了行李，送別出門。

看看到了清明日，只見天色晴和，這哈哈公子坐在家中，寂然沒興，便喚一個老蒼頭隨了，便往郊外踏青。慢慢踱出城來，四顧一望，果然好個暮春光景。但見：

梁州序

御林鶯囀，小桃紅遍，夾道柳搖金錢。珍珠簾內，佳人上小樓前。只見金衣公子，福馬郎君，繞地游來遠。慙慙沽美酒，上小重山，拚醉花陰一覺眠。逍遙樂，排歌管，須知十二時光短，休負卻杏花天。

這哈哈公子游游衍衍，出城十數里，看了幾處花嶼梅莊，過了幾帶斷橋流水。看看走到一座山腳下，見一片荒蕪地上，都是些屍骸枯骨。他看見了霎時間毛骨聳然，不覺傷情起來，便對蒼頭道：「那前面積著屍骸的，是甚麼去處？」老蒼頭回答道：「公子，那裡是義塚地。」哈哈公子道：「怎麼有這許多屍骸，暴露在那裡？」老蒼頭道：「公子有所不知，如今世上人有家業有子孫的，百年之後，衣衾棺槨，築造墳台殯葬，春秋祭祀，永享不絕。若是異鄉流落叫化乞兒死了，那個肯來收斂？地方上人或寫一張呈子，當官稟個明白，就把一條草薦裹著屍骸，扛來丟在義塚地上。憑他狗拖豬咬，蠅集蟻攢，有誰憐憫。」

哈哈公子道：「蒼頭，我想古往今來，多少行恩陰德的，後來都在陰鷲上得了好處。我待要把這些骸骨都替他埋葬了，你道可好麼？」老蒼頭道：「公子今日這樣享榮華受富貴，都是祖宗積下陰德，又是前世修來因果。而今再做些好事，一來留些陰德與兒孫，二來修著自己後世。」哈哈公子道：「蒼頭，你這幾句話兒正合我意。豈不聞：『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，特患不能行耳。』我向這山岡上略站一會，你即刻去喚幾個土工來，與我埋葬這些屍骸骨。」

蒼頭便去尋了幾個土工，帶了幾把鋤頭鐵鍬，一齊走來。這哈哈公子便打開銀包，撮了兩把，一塊遞與眾土工埋完了，去買酒飯吃。那些土工見是婁公子，個個奉承，又見他先與了銀子，愈加歡喜。一齊走到義塚地上，脫去衣服，盡著氣力，鋤的鋤，鍬的鍬，拾的拾，埋的埋，霎時間，把那些骸骨埋得乾乾淨淨，並無一些遺失。

哈哈公子便走下山岡，慢慢踱到義塚地上，仔細一看，只見那東南上一個土穴裡，湧出一股碧波清的水泉來。他暗想道：「這穴裡如何出這一股清泉？」便喚土工：「再與我依這個穴道，掘將下去幾尺，看這股泉水從哪裡來的。」眾土工便又盡著力，掘下去約五六尺，只見方方一塊青石，蓋著一個小小石匣，四邊都是清泉環繞。眾土工看了，個個滿心歡喜，只道掘著一個肥窖，大家都有些八刀，連忙把那塊青石亂掇，那裡掀得起來。眾人驚訝道：「呆子，我們這班都是窮人，想沒有這些造化，得這主東西，因此都化作水。便是這塊石頭，能有幾多重，難道我們便掇不起來？莫非是公子的福分？」哈哈公子道：「你們掇不起，也待我試他一試。」便彎著腰，兩手把那塊石頭輕輕掀動。眾人背地道：「古怪！畢竟天都沒了眼睛，銀子還要總成財主拿去？」哈哈公子掀將起來，只見那石匣內藏著一隻小小石蟹，只留著一鉗一腳。眾人看了，無不駭異。哈哈公子連那石匣拿在手中，仔細一看，原來那匣底上有兩行細字，都被泥污瞞了，一時卻看不出。他就把清泉洗將潔淨，那兩行小字明明白白現將出來。道是：

歷土多年，一腳一鉗。留與婁祝，獻上金鑾。

哈哈公子看是鑿他名氏，十分喜歡，便取出一條汗巾，好好包裹，藏在袖中。對著眾土工道：「你們且各散去，明早都到我衙裡來領賞。」眾人欣然，一齊謝去。

哈哈公子歡天喜地，帶了蒼頭走下山來。看看天色過午，正待徐行緩步，消遣盤桓，只見遠遠一個少年，騎著一匹高頭駿馬，帶了幾個家僮，直衝大路而來。他便站在路旁，定睛一看，見那少年：

一貌堂堂，雙眸炯炯。頭戴一頂紫金冠，珍鑲寶嵌。身乘一騎青驄馬，錦轡雕鞍。麂皮靴插幾支狼牙箭，魚鱗袋掛一張烏號弓。瀟灑超群，不似尋常兒女輩；風流蓋世，未知誰氏小郎君。

便問蒼頭道：「蒼頭，這個小郎君，你敢認得是那家的？」老蒼頭回答道：「公子，我們這汴京城裡從來不曾見這個郎君。」說不了，後面一個後生執著鞭，急忙忙飛奔趕來。老蒼頭一把扯住，問道：「大哥，借問一聲，這馬上郎君是哪家的？」後生道：「你隨我到那前面關帝廟前來，與你說吧。」老蒼頭便同那個後生先走，哈哈公子隨後而行。

走不半里，果見一座關帝廟。那郎君先下馬進去，這後生就帶住絲韁，係在垂楊之下，對著蒼頭道：「你這老人家要問他則甚？」蒼頭道：「大哥，我們公子要動問一聲。」後生道：「你家公子姓甚名誰？」蒼頭道：「我家公子姓婁。」後生道：「敢就是汴京城中婁太守的公子麼？」蒼頭笑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後生笑道：「你公子卻在哪裡？」蒼頭把手指道：「那前面站的就是。」後生連忙上前，相見不及道：「公子，可認得小人麼？」哈哈公子道：「我恰不認得你。」後生道：「小人叫做楊龍，幼年

間在老爺府中養馬。只因酒後馬坊中誤失了火，把老爺所愛那匹斑鳩馬來燒死，老爺大怒，把小人著實打了一頓板子，趕將出來。公子還記得麼？」

哈哈公子想了一會道：「原來你就是養馬的楊龍！正要問你一向在那裡，如今跟隨這一位郎君是誰？」楊龍道：「小人自那年趕將出來，就奔投俞參將老爺府中看馬。俞老爺見小人牧養小心，六七年前帶了家小出征西虜，便喚了小人同去，如今前月裡才得回來。這位郎君，就是參將老爺的公子。」哈哈公子道：「怎麼單騎出來？」楊龍道：「今日清明節屆，天色融和，公子稟了老爺，出城遊獵。」哈哈公子道：「我老爺在日，原與那俞參將老爺相交至厚。若是他公子，與我當以通家相稱。你少刻待他出來，可替我稟一稟，與我相見一相見。」楊龍道：「公子，這個使得，只是中途中相見不便。」哈哈公子道：「這也講得有理，我就在前面魁星閣中等候便了。」楊龍欣然允去。

哈哈公子便喚了老蒼頭，來到魁星閣門首觀望。不多時，只見那郎君走出關帝廟來，竟不是來時打扮，另換一件天藍道袍，著了一雙大紅方烏。正待上馬，那楊龍把妻公子要相見的話，一一稟知。俞公子喜逐顏開，道：「我久聞妻公子高風，恨不一見。今日既遇途中，豈非一大幸也？快請過來！」楊龍道：「妻公子約在前面魁星閣中相會。」俞公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可帶馬，隨我後來。」你看他終久是官家兒女，性格從容，不慌不忙，自由自在的走到魁星閣門首。妻公子便出來迎進後殿，兩人推遜揖罷，左右分坐。

妻公子笑道：「久聞俞兄弓馬熟嫻，精通韜略，真將門之胄，非等閒可與齊聲也。敬羨，敬羨！小弟忝在通家，恨不能早覲尊顏，領教門下，私心曷勝瞻仰！今喜邂逅相逢，實是三生之幸！」俞公子道：「妻兄乃宦門貴品，絕世奇姿，瑤璋偉器，廊廟宏材，他日當大魁天下。若小弟不過蒲柳庸材，塵■賤品，感承不棄，終當執鞭墮鐙而已。」妻公子道：「小弟適才見兄所乘那匹寶馬，魁梧高大，誠非廄中之物，還從何處得來？」俞公子道：「此馬名為青驄，出自胡種，乃是家父出征西虜帶回，一日能行三百餘里，登山如履平地，與凡馬大相懸絕。妻兄若不棄嫌，小弟謹當並鞍相贈。」妻公子道：「戚蒙盟仁兄雅意，深荷輿情。但奪人所愛，於心有歉。古人云：『投我以木桃，報之以瓊瑤。』承贈良馬，弟將何物可報耶？」俞公子道：「妻兄說那裡話？豈不聞烈士千金，不如季布一諾。這些些微贈，何在齒頰間！」便喚楊龍：「可將這匹青驄馬與妻相公管家帶著，你快回去廄中，另帶了那匹點子青來。」楊龍連忙把青驄交付老蒼頭，轉身急奔回去。有詩為證：

表表丰儀美少年，青驄騎出萬人看。

片言假借心相契，一諾千金倍爽然。

俞公子道：「妻兄，小弟卻有一句不識進退的說話，難好啟齒，未審肯容納否？」妻公子道：「小弟與兄雖然乍會，實荷相知。如有見教，敢不惟命是從？」俞公子道：「小弟久仰盛名，如切山門，幸得今日萍水相逢，接談半晌，大快生平。倘不責奴胎庸劣，與騏驎並馳，就此契結金蘭，以效當年管、鮑。仁兄尊意何如？」妻公子道：「仁兄美言，正合愚意。但小弟鄙愚，恐不勝任奈何？」俞公子道：「妻兄不須過謙。請先通諱字，再示年庚，足徵雅愛。」妻公子道：「小弟妻祝，字萬年，壬子八月十五日時建生。」俞公子道：「小弟俞祈，字千秋，乙卯五月初一日午時建生。」妻公子笑道：「原來仁兄尊諱尊字，與弟者義相同，可見今日之會，非偶然矣。」兩人便結為八拜之交。

正欲慢慢聚談，不覺紅輪西墜，那楊龍又帶著點子青來，站在旁邊伺候。俞公子道：「天色將暝，請二兄乘了青驄，與小弟一同入城罷了。」妻公子道：「果承厚意，只得遵命了。」俞公子道：「大丈夫泰山一擲，等若鴻毛。寧各一馬，見鄙交情。」妻公子便不推托，二人各乘著馬，那楊龍把青驄帶在前頭，點子隨後，一齊進得城來。正是黃昏時候，二人馬上作別，各自分路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乍逢萍水間，彼此非輕薄。

況是舊通家，年貌皆相若。

八拜定金蘭，終身重然諾。

寧存管鮑心，俯仰無愧怍。

說那夏方自回沙村，將及半月，恰才轉來。與妻公子相見，便問道：「公子，自小弟去後，曾往那裡去嬉耍麼？」公子道：「並不曾往那裡嬉耍，只是數日前，將五百兩銀子買得兩樣便宜物件，拿出與兄估一估，不知識得否？」夏方搖頭道：「若有便宜的，只怕長槍手先弄去了，未必輪得到公子。還是甚麼稀奇寶物，請借出來小弟一看。」妻公子便喚老蒼頭，向後槽帶出那匹青驄馬出來，轉身進去拿出那石蟹，遞與夏方。

夏方接過手一看，忍不住笑了一笑，道：「公子，敢是如今世上的獨腳寶？這件東西是幾多銀子買得？」妻公子道：「這是一百兩。」夏方大笑道：「這樣一塊石子就是一百兩，論將起來，我小弟竟值一萬兩了。」妻公子道：「夏兄，這怎麼說？」夏方道：「小弟若在面前，決不勸公子使這樣濫錢，可不是值了一萬兩？」妻公子道：「夏兄，還是你的眼睛識貨，替小弟估看，果值幾多銀子？」夏方道：「公子，這一隻腳若是一百兩，那八足完全，可不就是八百兩，我小弟便是一個銅錢也不要他。怪不得街坊上人叫你做哈哈公子，那裡有這樣哈帳的？」妻公子假意道：「夏兄，如今卻怎麼好？」夏方道：「公子，趁小弟在這裡，快喚那賣主退還就是。」

說不了，那老蒼頭把青驄帶將出來。妻公子道：「夏兄，這一隻石蟹和這騎青驄，總是一個賣主的。你一發替我估計，若不值四百兩銀子，都退還他罷了。」夏方帶過青驄，仔細一看，呵呵冷笑道：「可見公子倒都在腳上用了錢去，一隻腳的一百兩，四隻腳的四百兩，似小弟這樣沒腳蹤的，終不然不值一釐銀子？」公子大笑一聲，便把清明日埋骸骨，得石蟹，遇郎君，贈青驄，盡行對他實說。夏方就改口道：「這樣講，莫說是五百兩，總然五千兩也值的。」妻公子道：「夏兄，便是五千兩也不輕售。此馬出自胡種，一日能行三百餘里，登山如平地，與凡馬不同，卻莫輕觀了。」夏方便挽住韁繩，仔細看了一會，心中一轉，便起了一個鬼胎，欣然喝采道：「果然好匹青驄，莫說是別樣，就是這副鞍轡，也值一塊銀子。決要早晚收養得小心才好。」公子便喚蒼頭好好帶進去。

夏方道：「世上原來有這樣大度的人。請問公子，緣何便與俞公子傾蓋成交？」妻公子道：「我父親在日，原與他父親有舊，因此途中談起，便意氣相投，傾蓋如故。」夏方道：「這正是英雄遇英雄，豪傑識豪傑，那有不相投之理？」妻公子道：「我想俞公子大德高情，片言相合，不惜千金驄馬，慨然相贈。安可直受之而不報？於心甚是歉然。正要與你商量，還尋些甚麼珍奇美物對得他過的，回贈與他方好。」

這夏方一心想著那匹青驄，便將計就計道：「公子，他是將門人家，有的是金，多的是銀，少甚麼珊瑚、瑪瑙、夜光珠、貓兒眼。古人說得好：欲結其人，不如先結其心。那俞公子既好遊獵，依小弟說，我沙河村裡有個鄭玲瓏，專造金銀首飾，手段無比。憑他人物鳥獸，花卉酒器，活活動動，鬆鬆泛泛，絕妙超群。公子何不去尋他來，把那上等赤金，著他製造一頂時樣的盤螭髮金冠，送去與那俞公子。可不酬了他贈馬之情，卻不是好？」

妻公子欣然道：「這個極妙，只是金銀製造的送將去，又恐看不入眼。」夏方道：「公子，這有何難，四圍再得些八寶鑲嵌起來，便是進貢，也拿得去了。」妻公子道：「說得有理。只是一件，沙村到此足有百里路程，恐那鄭玲瓏攬不下工夫，一時未肯便來，卻怎麼好？」夏方道：「公子，論起他的工夫，著實是值錢的。若是小弟去尋他，又說是公子這裡，決然忙做忙，料來沒甚推卻。」妻公子道：「這便做你不著，今日卻去不及了。明早相煩你去走一遭，尋了他來，小弟再作東相謝。」夏方道：「實不相瞞公子說，小弟連日走去走來，便是將息個把日，一步也還挪移不動。公子肯聽愚見，趁今日尚未及午時，何不就把那騎青驄，借小弟乘了去，今晚便可到得，明日就好轉來，省得耽擱日子。」

婁公子與夏方相處歲餘，見他軟妥溫柔，甜言蜜語，一味假老實，故此相信，誰知他假小心，最大膽，是個騙馬的賊智。連忙應允，便叫老蒼頭到後槽帶出青驄，喂飽草料，備了鞍轡，帶到門樓下。這夏方扳住雕鞍，打點跨將上去。那青驄便發起威來，兩隻後腳憑空亂跳，咆哮不已。原來那馬的性格極要欺生，你若是個熟人，憑你騎過東，騎過西，依頭順腦；若是個驀生的騎，憑你要過東，他偏望西，你要上南，他偏落北，把你弄得七顛八倒。你看這夏方心中卻是歡喜，那裡降得他下，連忙把一條皮鞭遞與婁公子。公子接了，走將過來，將他後退上著實打了幾鞭，那青驄便低頭垂尾，再也不敢跳動。婁公子緊緊扣住韁繩，夏方就把一隻腳飛也跨將上去。婁公子道：「夏兄，這青驄行走如飛，人趕不及，不必著人跟隨。你一路去，只要尋些草料把他吃。」夏方把頭點了一點，接過鞭來「撲」的一下，那青驄就如騰雲一般，轉眼不知去向。有詩為證：

度量寬宏信任人，何妨驄馬代艱辛。

堪誇百里須臾到，四足騰雲不惹塵。